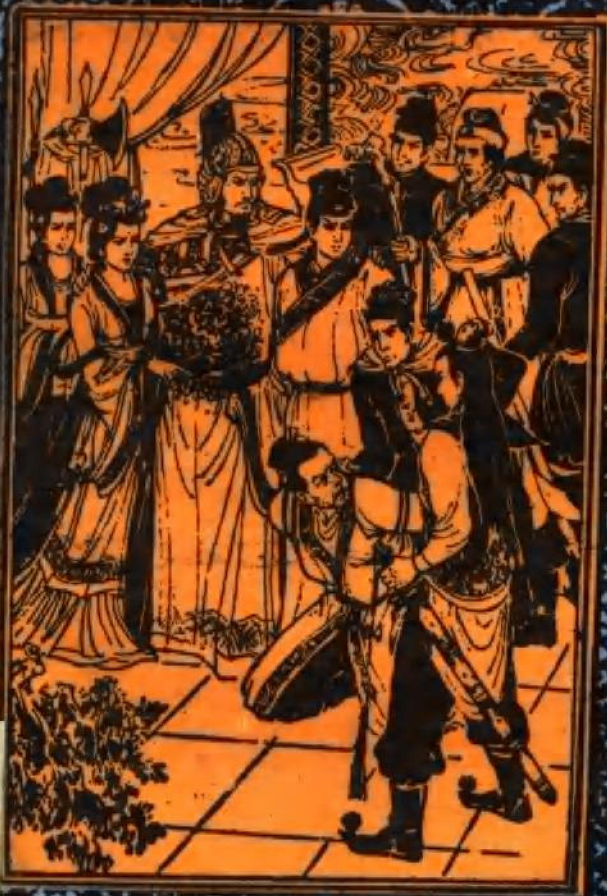


中原农民出版社

安公子投亲

王莹 陈青远



安 公 子 投 亲

陈青远 王 莹

责任编辑 韩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尉氏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印张 22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4860册

ISBN7—80538—000—7/I.1

统一书号10394.27 定价1.8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陈青远在电台播讲的传统长篇评书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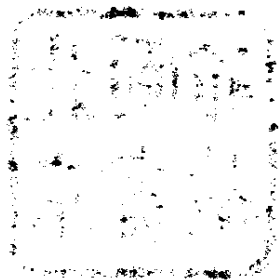
该书写的是：北宋时期，朝臣安进忠遭人陷害，全家被抄，其子安良景逃出汴梁，欲到广州安抚使桂世辉府下投亲。不幸途中媒柬被抢，受困树林；继摊人命官司。监押南牢；又遭恶人暗算，受尽凌辱。

待安良景到广州，冒名之人已经进府，桂世辉以冒认官亲之罪，将安逐出府门，后被当作杀人凶手，绑赴法场。

桂世辉之女桂蕊红，女扮男装，进京为安良景鸣冤，途中误接彩球，被逼招亲；脱难后又遇歹人，被卖进妓院。

安、桂二人历尽磨难。最后在游侠义士相助下，终得团圆。

本书富有传奇色彩，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文字通俗易懂。



目 录

- 第一回 逛庙会四杰劈陈和
劫法场兄弟反汴梁 (1)
- 第二回 搜安府相爷救公子
过密林恶奴害良景 (19)
- 第三回 太古寺郎舅宿贼庙
五龙县书生受欺凌 (37)
- 第四回 安良景逃难扮女装
躲追兵又受猛虎惊 (55)
- 第五回 苏凤英义结小兄弟
愣云飞粥锅煮恶霸 (72)
- 第六回 真区县英雄小聚首
卧虎岭良景遇表兄 (90)
- 第七回 陈飞雄千里送表弟
贼包红冒名认官亲 (107)

- 第八回 假乱真书童充佳婿 (125)
真换假丫鬟变新娘
- 第九回 桂世辉大堂审姑爷 (142)
陈飞雄棍搅广东城
- 第十回 安抚使乱箭射壮士 (159)
安良景背气抛荒郊
- 第十一回 安公子一入南海县 (176)
王知县智拿盗墓贼
- 第十二回 后花园夫妻初会面 (192)
庞家店轻信结歹人
- 第十三回 取包裹又摊人命案 (208)
安公子二入南海县
- 第十四回 王正清书房认贤侄 (224)
桂世辉刑场杀至亲
- 第十五回 明真相抚帅生暗气 (239)
露原形包红杀金玲
- 第十六回 离帅府小姐扮公子 (255)
罗家山蕊红接彩球
- 第十七回 五虎山姑娘拜花烛 (271)
常家营小姐命归阴

- 第十八回** 胡来全错判人命案 (287)
李义士杀官劫牢狱
- 第十九回** 陈飞雄客店救李忠 (303)
司马方树林擒包红
- 第二十回** 破贼兵英雄建功业 (321)
拜花烛蕊红配良景

第一回

逛庙会四杰劈陈和 劫法场兄弟反汴梁

话说大宋朝第四个皇帝赵祯当政期间，京师汴梁城已经建设得规模宏大，繁华热闹。这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商店铺户，干什么的都有。单说城里边有个天齐庙，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庙会呀，那规模就大得惊人。烧香还愿的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各行商人，逛庙会看热闹的平民百姓，哎呀，那真是摩肩接踵，人群如流。当然了，在这样的庙会上，也会发生一些事情，象打架啦，偷东西啦，诈骗啦，哄抢啦，啥事都有。

这一年又快到三月二十八日了，在朝堂议事的时候，有官员提出来应该派人去维持一下这个庙会，尽量少出麻烦。当今天子觉得有理，就问众位公卿朝臣：“哪位爱卿愿意领旨去维护会场？”

皇上话音刚落，只见文部班中迈步走出一人，端带撩袍，来在龙书案前，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陈和

愿领旨前往。”“陈爱卿愿意领旨？”“正是”。“好，寡人就命你前去维护天齐庙会，你可要小心办事。”“臣遵旨。”

这个陈和是干什么的呀？他呀，官职并不高，只是一个值殿官。他为人贪婪奸诈，不办好事。今天他咋愿意讨这个旨呀？这家伙是另有打算哪。原来陈和府里有两房夫人，他一房也不中意。准备趁庙会的机会，挑选一个漂亮姑娘，做他的三房夫人。陈和就下令，告诉庙会上说，今年这个庙会和往年不同，为了避免肇事，会场中间要拉上一条绳子，男归一边，女归一边，不许混杂。这样一来，有的老百姓认为还不错呢，说这样办好，省得挨肩碰袖的，闹出意外。

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陈和一早就来了，他还带来了二百名兵丁。在庙会上把绳子一扯，男女分开。

陈和不许逛庙会的男子到女子堆里去，可是他却不然，不但是他，就连他的书童、亲随也可以到女人堆里乱串。为啥呢，便于他们寻找呀，观察呀。今年这个庙会比哪一年都盛，焚香的，了愿的，磕头的，上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对台大戏，唱得热闹。

天齐庙对面有个大戏台，台上大戏唱得正欢呢。戏台下面的东北角，停着一辆蒙着蓝布的马拉轿车，车帘掀着，里面坐着一个姑娘，年约二八，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戏。车旁站着一个老人，年约六十挂零，老人满面红光，一边看戏，一边对车上的姑娘说：“孩子，你看清这个戏没有，这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啊，一会就该到古城了，到古城还斩蔡阳呢，

斩完蔡阳还带训弟呢。你看台子边上那报条，下一出戏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哎呀，这可都是好戏呀，孩子，咱看完再回去吧。”“好吧，爹爹。”

父女俩正在说话，旁边有人接茬了：“嘿嘿嘿。老人家，听您这么一说，您可真是通今博古，懂得不少啊。您贵姓啊？”

老人转身一瞧，见眼前站着一人，年约二十岁左右，身穿青衣，头戴小帽，象是哪一家的书童。老人家见他说话油腔滑调，面带奸诈，有心不理睬他，可是人家问话，也不能不答呀，就应了一句：“免贵，老夫姓赵。”“您台甫怎么称啊？”“称不起台甫，我叫赵成。”说着话老人一转身，不理他了。

这个人嬉皮笑脸，往前凑了凑：“老人家，您高寿啊？”“虚度六十有二。”“看您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您这车上那位是谁呀？”

老人有点不耐烦了，你问我姑娘干什么？白了他一眼说：“这是我的丑女。”“哎呀老人家您可真客气呀，还丑女呢，您看令爱长得，真是‘闭月羞花’再世，‘沉鱼落雁’重生，这四个美人都比不了哇。可谓玉面如花花有愧，风神似玉玉有瑕呀！真是漂亮极了。”

这小子说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指谁呢？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四个美女。据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美女西施，在河边浣纱，鱼儿见了她俊俏的倒影，都忘记了游水，沉到了河底；西汉元帝时，选美女王昭君与匈奴和亲。昭君离开故土，在

北去塞外的路上，奏起了悲壮的离别曲，正好有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过，大雁听到如此美妙的琴声和看到这样美貌的女子，竟然忘了飞行，跌落下来；闭月指东汉貂蝉，在月夜为王允祈祷，王允来时，恰有浮云遮月，王允因而称赞她比月亮更美，月亮见了她都要躲起来；羞花指唐玄宗时期的杨贵妃。杨贵妃在御花园抚摸含羞草，含羞草的花、叶收缩低垂，宫女因而说她比花更美，花见了她就害羞。

闲言表过，书归正传。赵成一听说她的闺女比历史上那四个美女还美，知道此人不怀好意，心中就有点不乐意。刚想训斥几句，这小子又说话了：“老人家，贵千金妙龄几何？”

老人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八十了。”

这小子一听，知道老人生气了，他嘿嘿笑了两声：“老人家，您大概不认识我吧，我是奉旨维护这个庙会的陈大人的贴己书僮，我叫小灵儿。老人家，您这福气可不小哇。”

“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给你实说了吧。我们陈大人刚才来这仔细看过了，见令爱人才出众，打算把她娶到府里做三房夫人。我说老人家，你这造化不小哇，要把令爱嫁给我家大人，你就有吃不尽的春秋美味，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使奴唤婢，要啥有啥，你这不是走了好运了嘛！小灵儿祝贺您了。”

老人家赵成闻听此言气得浑身栗抖，脸色铁青，一回身放下车帘，说了声：“女儿，咱们走！”跳上车拿起鞭子，照着枣红马“啪”的一鞭，“驾！”咕噜噜，车轮转动。

小灵儿一见老人要走，他哪会让走了哇，一伸手抓住马

继，厉声喝道：“老家伙，良言相劝你不听，还来耍横，你别想走了！你把闺女卖给我们府当丫鬟，我们花了二百两雪花银，就给我们干三天零半宿，半夜偷着跑了，我家大人派人四下寻找没有找着，你真好大的胆子，把你闺女弄回去了还敢来这逛庙会，真是无法无天了。来人哪，把她给我弄回府去！”“是！”一群恶奴捋胳膊挽袖子蜂拥而上。

赵成一看，这帮恶奴有好几十人，一个个提着刀枪棍棒，拧眉立目，如狼似虎，把车给围上了，就知道不好，他抖声说道：“你们，你们官府的人这是要干什么？难道说青平世界，朗朗乾坤，要抢霸民女不成？”

小灵儿指手划脚地喊道：“弟兄们，哪有工夫跟他闲磨牙，你们给我抢！”

这帮恶奴呼啦往前一进，这个夺鞭子，那个拉马推车。姑娘在车里吓得哭着喊叫：“爹！爹！”“女儿，不要害怕。”赵成刚要抢车，过来两个恶奴，啪啪两拳，老人扑通摔倒在地：“救命啊！救命啊！陈府家人抢我的女儿啦！”

小灵儿看了看：“老家伙，你再喊也没人信你胡说，我们是陈大人府上的，找逃走的丫头。弟兄们，走啊！”他们扬长而去。

赵成连哭带喊，人们就围上来了，不一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不动。人们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怎么回事？”

“咳，别提了。那不是陈大人的书僮吗？那个坏小子算是脑瓜顶上生疮，脚跟底下流脓，一坏到底。看着人家的闺女长得好，硬说卖给他们府当了丫鬟，给人家抢走了。”“真是

岂有此理。”

有个年轻人叫周明，好抱打不平，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把赵成扶起来：“我说这位老爷子，你就在这哭到明天，把眼泪哭干了，他们也不会发善心，把你闺女送回来。你怎么不去告他们？”

赵成把泪擦了擦：“我到哪儿去告？”“哪儿告？当然了，一般的衙门口你也甭去，你要说告值殿官陈和，也没人敢管。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儿是东京汴梁，天子脚下，有人敢管他。你到相府找包青天哪！”“对对对，老爷子，你也甭哭了，去找包青天吧，包相爷一定敢管。”“嗯，包相爷不怕事，办案公正无私，能够为民做主，你找包相爷去。”

赵成听大家一说，也不哭了，又一想：“众位，不行啊。我去告陈和，包大人要不相信我怎么办！”“没那个事。我们这些人都跟着你去，给你当个见证。”“对，你不用害怕，我们都去，到那儿一告准成。你别看陈和在这儿这么横，他要见着包相爷就傻了，听说那铡刀昨天才磨过呢。”

周明扶着赵成，众人在后边跟着，往相府而去。正往前走，就听着“嗒嗒嗒”马蹄声响。周明抬头一看，四匹马迎面而来，他可乐了，一拍大腿：“哎呀，好极了。老爷子，别去相府了，咱到那儿去告状，还得抓他，还得过堂，那多麻烦，兴许今天都办不完。老人家，你看着没有，对面来了四匹马，马上坐那四个人，他们就能管。我告诉你啊，当中那个白脸的，是忠孝王爷呼延庆的大儿子呼延云龙；他旁边

那个黑脸的，雷公嘴，勾鼻子，是呼延王爷的二儿子呼延云飞；那个红脸的是侍卫亲军马军司副都指挥使孟强的儿子孟阔海，黑脸的是副都指挥使焦玉的儿子焦振江。这哥儿四个可厉害了，专管人间不平事，你要给他们一说，他们马上就能把你闺女给要回来。”“那能行？”“能行。都过去，给拦住。”

众人一齐来到马前，呼啦啦跪倒一片：“少王爷，您快帮帮忙吧，这个老人家简直活不成了，您救救他的命吧。”

“吁——”，呼延云龙等勒住坐马，一看跪着一大片人，四人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呼延云龙一手拉起赵成，一手拉起周明，叫众人也起来，云龙就问：“老人家，您遇着什么事了？”

赵成又要磕头，被呼延云龙止住了，他这才说道：“少王爷，小老儿叫赵成，我带着我女儿玉姐到天齐庙焚香，烧完香看出戏，没想到啊！——”他就有点说不上来了。

周明一看，就把陈和如何叫家人抢亲，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他们已经回府了。”

呼延云龙听罢，只气得目眦欲裂：“老人家，此事可是当真？”“少王爷，一点不假，就是这样。”

呼延云龙一想，这简直太不象话了，在天子脚下竟能出现这样的事，叫你家少爷遇上了，岂能不管！又一想，慢着。虽然说陈和的官职不大，可他的堂兄陈平可是权高势重啊！陈平现在是掌审官东院判吏部尚书，掌管全国文官的升降迁徙，他还勾结大内内侍省宦官总头目、都都知张远，二人狼

狈为奸，结党营私，朝廷内外都有他们的一党，并且屡屡与我家和各家忠臣做对，这个——，呼延云龙往两边看了看：

“云飞呀，”“哥哥。”“孟阔海、焦振江？”“都在这呢。”

“我们管不管？”“那能不管吗？这小子早该教训教训了。”

“好。你们三个到前头把陈和拦住，对他说有人告他，我同这老人一块去。”“好。”这三个人跳上马走了。

呼延云龙拉着马，周明扶着赵成，众人后边跟随，往前赶来。

陈和这阵正洋洋得意想美事呢。后边车上又喊又叫又哭，手扯车帘，可是车前车后都是陈家的恶奴，一个弱小女子在车内就好象关在笼中的小鸟，喊叫又有啥用！这帮人前呼后拥往前走着。

陈和正往前走，突然被三匹马当街拦住了去路，这帮恶奴一见，个个直往后退。为啥？他们怕呀！平时他们在街面上胡作非为，没少领教云龙他们的拳头，那拳头谁吃得消啊。陈和一看家人不走了，正要发问，小灵儿急忙过来向他禀报：“大人，呼延云飞、孟阔海、焦振江，拦在当路。”

陈和一听，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这几个孩子虽说他没见过，可听家郎们说过，今天怎么碰上他们了，我跟他们的爹可是冰炭不同炉啊！他又一想，怕什么，有我哥哥撑腰呢，你呼延庆爵位再高，现在又没管实事，是个闲官。他在马上稳了稳神，大白脸往下一沉，三角眉往上一皱，鼻子一哼：“你们为何拦住我的去路？”

呼延云飞跳下马就奔他来了：“为什么拦你的去路？你

为什么在庙会上抢人家的姑娘？有人告你了，你不能走！”

陈和也不退让：“少王爷，你们三位别欺人太甚。谁抢亲了，你问清楚了吗？我们府花二百两银子买了个丫鬟，干三天活半夜就跑了，今天让我们碰上，难到说不许往回要吗？你还是放明智点，不要自找麻烦。”“要这样的话，你稍等一等，马上他们就来，来的时候咱当面对证，然后你再走。”“老夫有公事在身，不能奉陪。”“不行，有人告你了，你不能走。”“哎呀，真就把我告了，我陈和犯法，也犯不到你们手啊，几个毛孩子，管得着吗？”“嗨嗨，陈和，你这是戡我呀，我偏要管。兄弟！”“二哥！”“把他给我拉下来，大哥来了再说。”

孟阔海、焦振江这两个人比大虎小点，比小虎大点，这是一对二虎啊，噌噌就过来了。一个抓住陈和的左脚，往肩头一搭朝左拽，一个抓住他的右脚，往肩头一搭朝右拽，两人稍一用力，陈和就受不了啦，他杀猪般地嚎叫：“哎哟，你们要干什么，难到说还敢把我劈了不成？”

这个醒陈和不应该提，这两位本来是打算叫他从马上下来，他这一嚷嚷，这两位二虎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也不想后果，两个人哈哈一笑：“兄弟，看咱俩劈动劈不动。”

“对。一二三！”“喀吧！呼啦！扑哧！”怎么了？不但把陈和的大腿给拽下来了，连五脏六腑也流了一地，死尸跌落马下。

呼延云飞一看，出人命了：“兄弟，不好了，打吧。”别看他们三个没拿兵刃，施展开拳脚也是厉害无比呀，加上

陈和已死，这些个恶奴哪个还敢上前？一个个是抱头鼠窜而去。

正这时候，呼延云龙、赵成以及众人都赶到了。赵成跑到车前，手扶车杆：“女儿，有人救我们了。”“爹爹！”

跟来的老百姓一看，哎呦，值殿官陈和两瓣了，这祸可惹大了，他们当证人行，遇这事就不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哗——，都散了。

现在就剩下呼延云龙兄弟和赵成父女，共这么六个人。姑娘由打车里下来，赵成拉着女儿，跪倒在地，给四人磕头：“谢谢恩公。要没有恩公帮忙，我女儿的命就没了。我们老两口没生多儿多女，只有这一个姑娘，她要有个好歹，我们老两口都得死呀。”

呼延云龙看看陈和的死尸，又看看赵家父女，这事不能完哪。他对赵成说：“你们赶紧跑吧，跑慢了怕出不去城，这里的事就不用管了。”

老人家一想也对，蹦蹦跳跳又磕几个响头，拉着女儿上了车，鞭子一甩“啪！”他们走了。

呼延云龙又瞅瞅三个兄弟：“你们也赶紧上马走，把我的马也带回家。”“哥哥，你呢？”“我得去给他们家送信，告诉他堂兄陈平，让陈府来收尸。”“那咱们一块去吧。”

“胡说。要是一块去，人家会说，就他们哥儿四个那能耐，打仗一齐伸手，把陈和一个人给打了，人家不笑啊？你们回去以后，不管谁问，都不许说是你们三个干的，就是死也不许承认，就说是哥哥我一人伸手，你们都在旁边看热闹，

没伸手。”“那行吗？”“那才显出我是英雄，我有能耐呀。”

“那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喂，这才是好兄弟。”按下呼延云龙暂且不表。

单说呼延云飞等三个人四匹马，转弯抹角就到了忠孝王府的后园门。云飞一叫门，老管家呼延忠开开小门，三人进来。管家一看，出去四个，怎么回来三个呢？“二少爷，大少爷哪儿去了？”“别提了，我们在外边生了点闲气。”

“生什么闲气了？”“打架了。”“啊？打谁了？”“老管家你别问了，是这么回事。”呼延云飞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老管家听完，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地下了：“哎呀二少爷，这我可怎么向老王爷交代呀！”

老管家呼延忠闻听打死了值殿官陈和，大少爷到天官府自首，为啥吓成这个样子？这咱得交代几句。原来忠孝王呼延庆和夫人卢凤英，早就发现判吏部尚书陈平不是个东西，贪财受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他利用职权之便，到处安插党羽，图谋不轨。他们的家奴行凶做恶，常常被呼延云龙他们揍得鼻青脸肿，两家也结下了冤仇。呼延老王爷和夫人卢凤英，以及孟强、焦玉一合计，甬叫孩子出去了，要惹出事就不好收拾。所以就把这四个孩子弄到忠孝王府，让他们在后花园习文练武，没有王爷的话不准离开王府。

这哥儿四个被圈在后花园，如同老虎关进了笼子，很不乐意，又没有办法。好在花园也大，他们也能舞开刀枪。这一天，呼延云龙觉得闷闷无聊，对他们三个说：“兄弟，我听花匠们说，今年的天齐庙会可热闹得多呀，我们是不是跟